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咒棗記 第二回 薩君入衙門為吏 薩君為醫誤投藥

卻說薩真人前身，既以二世修行，此復跟隨著引魂童子來至蜀中西河縣出世。時有一薩姓名如望者，妻曹氏，夫妻多種善根，年三十無子。曹氏遂心懷三年，忽一日身懷有孕。因與夫晝寢，夢有一飛鳳集身，則見：九苞貴異，五彩輝煌。九苞貴異飲乾坤靈秀，五彩輝煌煥天地文章，儼乎若虞廷之瑞，恍然比岐山之祥。謾說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，且看入奇夢而集，應昌期而翔。鳳兮鳳兮，覽德輝而下之，鳳兮鳳兮，展羽翼而高揚。此鳳呵，乃薩門兆茲仙胤，非秦樓乘被蕭郎。

曹氏既夢此鳳，言於夫君如望。如望亦說道：「餘亦有些夢，此分明應一好子。」十月將期，只見大大的杜仲，小小的人參，薩員外卻著令劉奇奴把烏頭上取弔了金銀花，乳香前解下了海帶，將大肚皮揉了幾揉，則見麥門冬大開。須臾之間，產下個丁香子來。如望夫婦不勝之喜，乃取名守堅。但見子之生，聰明天姿，穎異夙成。及為童，善讀書，讀的書，滿腹藏，萬卷一目下十行。又善寫字。寫的字，鐵畫銀鉤勢，龍盤虎臥形。又善吟詩。吟的詩，咳唾落九天，隨風生珠玉。又善作文，作的文，龍文百斛鼎，筆力可獨扛。薩君既有這樣學識，分明是一個神童，人皆謂：「取青紫如拾地中芥，決科第若摘額底髭耳。」豈知閣君欲試他戒行，多致變故。不想，他年方九歲，父先歿，母繼死，丟得個薩君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兢兢孤獨，就如那失哺鴉雛，咿咿啞啞真可憐憫哩！

及稍長時，衣食且不給。忽遇上司明文，著各縣耆老保取子弟俊秀者，充取農吏。西河縣的耆老就保了這個薩君。薩君辭之不可，只得就縣中應役。薩君雖是個仁厚之輩，然應役不打緊，若僉在吏房管些文書也好，僉在禮房管些祭祀及迎送各官的下程也好，僉在戶房管些錢糧也好，僉在工房管些工匠造作等事也好，僉在兵房管些軍丁也好，偏偏的當著刑房。一入了這個刑房，出罪入罪，不得不使些機巧，弄些刀筆。一日，有一人夜入馬廄，盜出駿馬一匹。時新雨初歇。馬主於次日清早跟尋著馬蹤跡，約行有二十餘里，直在人家尋出，就投明地方，送到官府。人人說道，此盜馬之人畢竟是一個徒罪。盜馬之人訴說，逸出之馬是他收留的是實。官府命刑房查究，盜馬人只得哀求薩君脫罪。薩君為他辯別，做一張申文說道：「既有盜馬手段，豈無匿馬機關？此馬或係逸出，屬某人收留是實。」只此數語，就說開盜馬之人清清白白。官府遂將馬主反坐。怎的叫做「反坐」？告人徒罪，自己得一徒罪是也。又一人，有一虛舟，無人看守，被一人順流盜去，改造一舟撐駕。剛拆舟之際，被舟主尋見，經投地方，就將一紙狀詞告道：「其人夜至三更，鳴鑼擊鼓劫去客船一隻，分散貨物，遂將其船拆板，改造他船。」官府準理，審定「某某劫去貨物，未至殺傷人命，減一等而問，擬以免死充軍。」其人只得哀求薩君，洗脫軍罪。薩君為之辯別，稟明於官，說道：「客船既載貨物，豈無二三人看守？彼夜鳴鑼擊鼓劫船，人若走脫，即該喊叫兩岸居民救護；人若走不脫，畢竟被賊人斬殺。今只告劫去客船，分散貨物，並不言舟中有人，此虛船可知。以虛船為貨船，以順流取去為劫去，此不情之詞。」你看，薩君為此人帶了這幾句不打緊，官府即明明白白超豁其人無罪，反把告狀人反坐，擬以充軍。此卻不在話下。又一男子與一婦人相交約有三年，情甚密。後，其人又別交一女子，此的是新情既密舊愛遂疏。那前相交的女子卻又不忿，屢屢的問阻其人，不要他到後交的女子家去。豈知恩多成怨，愛多成仇。那女子說男子一句，這男子亦說女子一句。那男子罵女子一聲，這女子亦罵男子一聲。那男子受不過，嘔氣激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就將那無情的拳頭老狠的腳尖把個女子推倒在地，打了數十下拳頭，踢了數十個腳尖，活活的把那女子打死。此正是「癡心女子負心漢，從前恩愛反為仇。」那女子的丈夫自外而回，只見這個妻子被人打死，說道：「此不是別人，是姦夫某打死。」遂控告於官。時，里鄰亦皆指證，女子死之日，有姦夫某果自伊家而來。官府即將其人擬以死罪。其人哀告於薩君，脫他的死罪。薩君即稟白於官，說道：「某既與女子交好，有交股貼胸之情，決無弄拳舉腳之事；有握兩掛雲之態，決無翻天覆地之慘。這女子性命，該非已成姦者打死，必未成姦者調戲不從而打死之也。」上官見此申文，遂豁了其人死罪，止以奸擬。反以親夫告之不實，問以「不合兼以賣姦罪」加之。此正是薩君弄刀筆處。忽一日，聞得問徒的死於站驛，問軍的死於邊塞，其夫問賣姦的活活氣死。薩君乃大悟，曰：「吾活人一命又陷人一命，生此殺彼，是誠何心哉？」乃托以「下鄉安輯地方」之故，遂棄了刀筆功名，逃往外邑，再也不敢回來。

薩君既不為其吏，又思「醫道者乃是個仁術」，遂買了甚麼神農的《本草》，王叔和的《脈訣》，又買了甚麼孫真人的《肘後方》，盡皆看熟。於是，扮了一個醫人的模樣，則見他：

業軒岐所傳世之業，心天地所生物之心。究一種病根，必兼著望聞問切；診三部妙脈，思識著虛實浮沉。祛痼活癱，要如何如何用奇方妙劑；回生起死，思怎的怎的使法灸神針。愛蘇耽泉涓涓清涵橘井，慕董奉花簇簇紅滿杏林。遇疾時，卻想著濟其民利其物；投藥處，更期取補著陽滋著陰。嗚世欲傳醫國手，滿腔都是活人心。

薩君既行醫道，只見仁心洋溢，妙藥如神。也醫好了幾個啞子可以發言，也醫好了幾個瞎子可以復視，也醫好了幾個駝子可以伸腰，也醫好了幾個跛子可以正步，也醫好了幾個五傷七病之病，也醫好了幾個左癱右瘓之症，也醫好了幾個小便大便閉塞不通，也醫好了幾個心氣胃氣疼痛不止，也醫好了幾個釘前的釘前、釘後的釘後疔瘡根，也醫好了幾個墜左的墜左、墜右的墜右膀胱腎子。薩君既般般高醫，人皆稱羨，說道：「這樣醫士，乃扁鵲重生，盧公再世。」豈知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。」一日，有一個男子病了大虛弱之症，遍身燒潮。此只好一服十全大補湯服之，他偏然下了一帖表藥，一表即死。又一女子係產後潮熱，這分明是些滯血作梗，去了這些滯血，自然好了。他偏然下了一帖大補之藥，補住了那些滯血，其女子即死。又一小兒，病驚風之後暗不能言，此分明是虛弱宜補。薩君且說道：「此痰迷心竅，通之即愈。」因投了一服硝黃的通藥，那小兒即死。薩君誤此三命，拊膺大慟，仰天歎曰：「醫道之難明，若此也。」既而又道：「三折肱乃為良醫」，吾學此醫非折肱來也。」又道：「『醫不三世不投其藥』，吾學此醫非世傳業也。」遂投其藥包於波，又付其藥書於火。自怨自艾，乃吟詩一首雲：

生意可嗟鳩樣拙，為醫為吏兩無功。
吏非習正偏為狡，醫不通明總屬庸。
藥劑誤投如鳩毒，筆刀輕舞勝矛鋒。
傷心最苦生靈命，一度思量一恨衝。